

一场跨越山海的爱与坚守

——记全国文明家庭谢平家庭



工作中的刘东亮。



工作中的谢平。



谢平一家全家福。

2022年，谢平一家荣获“全国最美家庭”称号；三年后，这个家庭再添“全国文明家庭”荣誉。

这份荣光的背后，是谢平与丈夫刘东亮跨越山海的爱与坚守，是他们立足本职的踏实担当，更是言传身教下儿女的“向阳生长”。七月里，让我们重温这个家庭的温暖故事。

初见谢平时，这位社区工作者正在处理日常事务；而在另一处，身为特警的刘东亮身着防刺背心，时刻警觉着对讲机传来的声音。这个夏天，他们的大儿子刘邂檐迎来人生转折——高考结束，

即将步入大学；小女儿也即将成为一名小学生。

回忆往昔，那些尘封的记忆被唤醒，某些瞬间仍令他们眼眶微湿。

在这些人生片段中，人们既能看见一对年轻人从相识、相知到相爱的浪漫轨迹，为爱情的纯粹而感动；也会被他们相隔两地十余载却始终不离不弃的坚定所折服；还能从他们的育儿方式中获得启发……

在那个“车马邮件都慢”的年代，细水长流的爱情或许并不

稀奇，但在“快餐式”恋爱盛行的当下，如此真挚而长久的感情尤为珍贵。

无论你正困惑于寻觅伴侣，在异地恋的牵挂中挣扎，于放手与坚持间犹豫；或因孩子的叛逆而倍感无力，他们的故事或许能提供一些答案——学会经营温润绵长的爱恋，带着信念跨越山海奔赴爱人，更懂得以身体力行的陪伴代替言语攻击，让亲子关系在理解与滋养中生长。

以下是他们的讲述。



谢平与刘东亮在相隔两地时，拨打长途电话用过的IC卡和IP充值卡，这仅是其中一部分留存。



大学时期，谢平与刘东亮往来信件。

(本版稿件由记者王婷婷采写，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妻子谢平：坚不可摧的信任

我和丈夫刘东亮同龄，是80后，高一同班。高中毕业，我考入重庆一所外国语学校，他进入河南一所空军院校。大一暑假同学聚会重逢，次日我去火车站为他送行。

当时觉得联系上是缘分，聚会聊得投缘便应送别。我了解军校生活比普通大学枯燥，对军人亦有崇拜感，考虑到他要乘坐长途火车，便带了一包吃的供他消遣。

那时通信不便，我们互留学校地址，开始书信往来。在信中分享生活学习，互相鼓励支持。字里行间，两颗心逐渐靠近。

2002年，毕业后的我在重庆工作，他被派往云南驻守边疆。但他抵达不久便在电话中说：“这里条件艰苦，如果你选择放弃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”

我毫不犹豫，态度坚决：“不用考虑，我不会放弃。”因为我从心底认可他——勇敢坚韧、沉着理性、富有责任感，这些特质让我不会因任何外在因素动摇。

为打消他的顾虑，三个月后，我独自踏上旅程，专程前往驻地探望。

2004年，我们登记结婚。婚后不久，他表示想考研，若能考回重庆，便可结束两地分居。英语是他的弱项，他向我寻求支持。

对他的提议，我未有迟疑，辞去工作前往驻地。当时想：“若考研成功，距离就近了。”但后来因故，考研之事搁置。

2005年他母亲离世，我们深受触动，开始考虑要孩子——至少让老人在世时享受天伦之乐。

2007年，儿子即将出生。他请了产假陪我回南川待产。未等我坐完月子，他因工作需要返回驻地。

儿子半岁左右突发高烧，医生要求头部输液。焦急无助中，我拨通了他的电话，忍不住哭诉：“怎么办嘛？怎么办嘛？”

初为人母，从未经历孩子重病，确实需要依靠。但电话挂断后，我平复心绪，强忍脆弱，按住孩子挣扎的四肢，协助医生完成扎针。

儿子约两岁时，他回家探亲带了礼物，伸出双臂：“来，抱，幺儿！”

儿子反问：“你是哪个？”

这一幕让我们心颤：在孩子的记忆里，爸爸是电话的声音。于是，我和儿子开启了家乡与驻地的“流浪”生活，只为给孩子尽可能多的团聚时光。

儿子上小学前，我带着他辗转两

地，其间做过几份短暂的工作。每次去驻地探望，我便辞去工作，因为没有单位接受随时请长假的员工。

儿子到入学年龄，我们在家乡安定下来，在社区找到稳定工作以便顾家，但仍利用小长假前往驻地探望。

朋友常调侃：“你又去云南了？”

为争取多几小时团聚，我和儿子选择更快捷的交通工具。一家人一起吃饭、聊天，对多数家庭是平常事，于我们却弥足珍贵。幸福有时如此简单。

2018年，他转业回乡，我们结束了长达14年的两地分居。这过程中，有他缺席时的孤立无援和我奔波两地的艰辛，但我从未后悔，它们如同生活的关卡，而我始终是那个“打怪升级”的斗士。

我们之间，既有“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”的默契，更有坚不可摧的信任。

丈夫刘东亮：独立坚韧的她

中学体检时，医生一句“像你这么好的视力，不当空军可惜了”，让梦想的种子生根发芽。我们各自努力，考入了理想的学校。

大一，我从高中同学处得知她的地址，寄出了第一封信。暑假聚会分别时，她是唯一来送我的同学，还带了吃的，令我意外又暖心。

大学期间，我们分隔两地，聚少离多，依靠信件互诉心声。千禧年，我拨通她的电话，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。

毕业后，我前往驻地报到。那地方

在云南偏远山区，从重庆出发，需辗转火车、长途客车、私人面包车，耗时整整一天。从县城到驻地，山路颠簸蜿蜒，阳光灼热，旅途疲惫如潮水般袭来，令人毫无精神。三天后，我拨通了“分手电话”。

此前，我内心挣扎了一整天——深知自己将长期扎根于此，唯恐耽误了她。

她那句坚定的“不放弃”，让我们的关系更加牢固。

后来，她来驻地探望，我看到了她对这片土地的欣然接受。

当我准备考研时，她二话不说辞去工作，到驻地辅导我英语，令我意外又感动。

她怀孕期间，我因工作无法分身，她只能独自产检。儿子半岁生病，听着电话那头的哭声，她定是渴望依靠，而我“什么忙都帮不上”，只能干着急，因无法陪伴而深感愧疚与无助。

儿子上幼儿园时，我曾许诺：“等你上小学，爸爸就回来了。”但我食言了。直到儿子进入初中，去中心城区上学，我才转业归来。这场“迟到”的归家，终

完错过了儿子成长的许多步伐。

因工作性质，14年间，除团聚时日，我们有11年处于分离状态。漫长岁月里，是妻子不辞辛劳的奔波，维系着亲子关系与夫妻感情。

在我心中，妻子是一位积极、坚强、独立的女性。

回到家乡，我转变身份成为人民警察。新岗位需从头学习，从基层做起。2019年小女儿出生不久，便遭遇疫情。有晚我们双双值班，妻子用铺盖在床周围一圈，防止熟睡的女儿跌落。

儿子刘邂檐：松弛温暖的家

在这个家里，我感受到松弛自在的氛围。父母采用“鼓励”与“引导”的教育方式，尊重我的选择。

虽然父亲陪伴我的时间不长，但在那些零散的相聚岁月里，我能感受到他作为军人的力量——那份不屈与担当的品质。儿时觉得父亲格外严厉——他常以军人标准要求我，一言一行透着严

苛。而如今，却在他身上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亲和与温暖。

每次放假回家，父亲都会提前准备拿手菜，这成了我的期待。有时，一家人会围坐谈心，聊生活，话未来。不忙工作时，父亲会和母亲一起分担家务，做饭、拖地、晾衣服。

小学时，我不解为何要不远千里奔

波去见爸爸。现在的我似乎明白：为了家人团聚，奔波值得。

上中学后，每周末往返家校，两小时的车程令我疲惫。那时，我才体会到妈妈当年带着幼小的我跨越千山万水的艰辛。

因久未见父亲，起初见面总显怯生。久而久之熟识了，便开始期待团聚，盼着早点见到他。这份期待足以抵消长

途奔波的疲惫。

从小，我跟随妈妈参加社区的志愿服务活动，学着她的样子打扫背街小巷卫生，或挨家挨户发放宣传资料。进入中学离开她的陪伴后，我加入了学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。

因为妈妈曾对我说：“不要怕吃亏，去做点什么，花点时间、花点力气，又怎么样嘛。”